



◎ 周树山 著

一片蔚蓝

作家出版社

◎周树山 著

一片蔚蓝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片蔚蓝/周树山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1
(中国作家文库)
ISBN 7-5063-3150-0

I. 一…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0414 号

一片蔚蓝

作者: 周树山

责任编辑: 张玉太

装帧设计: 蒋宏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乾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250 千

印张: 11

插页: 4

印数: 001-8000

版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150-0

定价: 2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周树山 1949年生于黑龙江省肇东县（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编剧。现居大庆市。上演（或发表）大型话剧《曹植》、《村子》等十余部剧本，其中《曹植》在哈、京、沪等地演出并参加首届中国艺术节，在戏剧界有较大反响。发表大量的小说、散文、随笔等各类文学作品，作品曾多次获奖。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散文随笔集《山自为山》（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私人火焰》（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致雪妮》（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剧作选《午夜的探戈》（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长篇小说《生为王侯》（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等。

□□□□□□□□□□□□□□□□□□□□

一个人聚事聚财的过程扑朔迷离，神不知鬼不觉，外人很难弄清楚。但是，人生掘金有种种要素必备的要素使谁都知道，那就是眼睛明如聚光灯，脑袋灵如长城；要有越王勾践错吴王夫差菜口尝大便那样的耐性，也要有汉王刘邦当老黄牛时耐煎煮时耐霸王项羽分他一杯羹的韧性；更要有贾桂“站惯了，不敢坐”那样的奴性；低首下心，百折不回，笑在脸上，恨在心里；千钟表性，运乎一心，万钟心机，归于一统；做狗时有一颗狼心，啃骨头时往肉上叮，对富贵者千恭百敬别忘了“大丈夫当如是也！”，对贫贱者奴颜婢膝别忘了“彼可取而代之也”。如此，庶几可先当孙子后当祖家也！

20 × 15 = 300

第 页

作者手迹

还是这里，秘密的飞鸟
在历史的轰鸣之上
歌唱一个傍晚和它的记忆

——博尔赫斯



目 录

弥留之际	1
青莲坞·鹧鸪江	5
无来由的笑声	14
大夫第	22
堂 姐	32
分 娩	40
我的父亲母亲	48
佛魔一体的世界	58
我灵魂的寄寓之所	70
腐烂的季节	80
一帘幽梦	90
你是一个鬼	102
我堂姐的日常生活	109
革命，以及它溃烂的伤口	115



风中的芦苇	127
三姨太	139
溃败的青春	151
别为了女人开枪	164
有意味的形式	174
随它去吧	185
我的亲人们	198
葬礼和遗嘱	208
空中花园	214
卫仲亭的秘密生活	227
我侄子卫冕成了富人	236
女人在睡前哭泣	249
一个富人在城市的遭遇	260
无处可逃	270
北京的诱惑	277
还要打仗	286
我在北京的日子	294
被 俘	304
我在北京的日子	312
回 家	323
人在旅途	329
一片蔚 蓝	340



弥留之际

我奶奶一百零三岁了，这天，她终于要死了。

她躺在藤床上，身体蜷缩在毛巾被下像一团理不清的乱麻团。多少年来，这张藤床几乎成为她身体的一部分，吃饭、睡觉都在这张老旧的藤床上。藤床是家族的旧物，它的历史和奶奶的青春一样久远。

如今我奶奶和这张藤床一起衰老了，衰老得让人厌恶和恼火。她瘦骨支离，四肢像干柴棒一样，和藤床上的竹骨一起破败不堪，摇摇欲坠；她的肤色灰黄晦暗，皮屑像朽墙上的灰泥般层层剥落。她终朝每日躺在那张藤床上，颜色气味和藤床融为一体，难解难分；藤床就是奶奶，奶奶也就是那张藤床了。这个夏日的午后，再不是七十五年前的老宅，也不是七十五年前的天空，天气晴朗，燥热无风，隔壁的小饭店传来鼓风机嗡嗡的叫声。睡在藤床上的奶奶皱缩的脸上忽然现出焦虑的表情，她干瘦的手痉挛地在空中乱抓，嘴唇哆嗦着，发出呜噜呜噜的声音。



我爸爸此时正在捆扎一把旧拖把，他也老得快不中用了，但他一生没有干过力气活，所以还能出去遛弯晒太阳。平时他的主要工作是捆扎这个旧拖把，可他总也弄不妥帖，一旦用它拖房间里那几平米的水泥地时，用碎布条子做成的拖把头就会掉下来，这使爸爸的生活充满生机和烦恼。爸爸一生是摆弄数目字的，他的主要工具是一个老式的乌木算盘，这玩艺体现了中国人在计算方面非凡的智慧，它是中国人发明的最古老的计算机。我爸爸摆弄这玩艺可真算得心应手，他有一套珠算的口诀，什么“大扒皮”，“小扒皮”，什么“孤雁南巡”，“袖里吞金”，这口诀体现了中国古老的传统，很血腥也很文化。只有爸爸深谙其中的奥妙，借助它把十个阿拉伯数字摆弄得出神入化。等到爸爸退休时，这算盘没人使用了，他把它带回了家。它成了爸爸生命的象征，可在我们看来，它不过是爸爸的一个玩具。在不捆扎拖把的日子，爸爸常常坐在桌前，很郑重地把算盘放好，噼里啪啦地拨弄算盘珠子，声音清脆急促，爸爸全神贯注，嘴唇飞快地翕动，样子很痴迷很怪诞，好像一个巫师念动咒语，驱动某个看不见的人向着虚无的地平线快速地奔跑。爸爸拨弄算盘珠子的样子非常古怪，令我们十分敬畏，而又心烦意乱。幸而他并不总是摆弄他的算盘，前面说过，他还捆扎一把旧拖把。我奶奶在梦里挣扎的时候，我爸爸扔下手里的旧拖把，及时地跑过来。他摇晃着那个木乃伊一样瘦小干瘪的身子，呼唤着：“妈，妈……”我爸爸也已经白发苍苍，他摇晃和呼唤时，叫人伤心绝望。我奶奶的手还是在空中乱抓，她发出一种她这种年龄绝不可能有的声音，响亮、尖锐，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像一个年轻的妇人在荒野呼喊：“小三子，小三子，我的小三子哎——！”

爸爸停止了摇晃和呼唤，这声音像一连串的子弹把他击中



了。他怔在那里，忽然间如一株风中的老树，摇摇晃晃地要倒下去。但他挺住了，然后丢下渐渐安静下来的奶奶，蹒跚地走开了。他没再去捆拖把，坐在角落里的一把椅子上，如一段枯槁的木头。

我奶奶睁开了眼睛，她的眼白已经浑浊，但还有着很好的视力。她发现两架飞机在头顶盘旋，有一架发出尖锐的呼啸声向她俯冲过来，她的眼神恐怖，又尖锐地大叫一声：“小三子，小三子啊——！”

我爸爸回头看了她一眼，没有做声。

两只苍蝇继续在奶奶的头顶盘旋，它们快活地唱着歌儿。这是两只对臊哄哄、甜腻腻、酸腐霉烂的气味十分敏感又十分迷恋的苍蝇。它们可以在空中长久地停留，像吊在一条看不见的线上一样，也可以急速地俯冲和升高，像最新式的战斗机一样。它们总是快活地唱歌，好像幸福得不得了似的。的确，这是两只快乐而幸福的苍蝇。

奶奶的耳鼓里满是爆炸声，她看见飞机在投弹，远处有一团团的火光和浓烟在升起，人们在哭喊和奔跑，楼房倒塌，玻璃碎裂，可是身边的小三子——我的三叔怎的却不见了呢！

我爸爸知道我奶奶的寿限到了，他想到应该找人安排我奶奶的后事。我二叔很多年前就已经死去了，他是一个坚定的抗日者，死在日本人的监狱里。但他并没有成为英雄，因为他是被他的同志秘密处死的。我二叔入狱不久，他的女友——一个小学校的漂亮的图画老师就给我奶奶送来了一个女婴，这女婴——也就是我的堂姐由我奶奶抚养大后，一直和我奶奶生活在一起。我堂姐活到了自己厌倦的年龄，离开了这个她深感乏味的世界。所以，我们家族里，我二叔这一支已经不存在了。我奶奶在弥留之



际想起我三叔，大声地呼唤他，这不是无来由的。或许“小三子”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吧！我奶奶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她这个心爱的儿子了。

“小三子哎，妈在这儿呢！过来呀，小三子——！”

我奶奶四肢拘挛，身子像电击般猛地屈起又落下，凄厉地长嚎一声，终于安静下来。但是她还有呼吸，她只是坠落在沉沉的梦里，回到了少妇的光景。她在时间的空洞里飘荡，在一个凶险的梦境里挣扎。她跑过城市空荡荡的大街，心中充满焦虑和担忧，急切地想找到她的“小三子”。她要把“小三子”狠狠地搂进怀里，让他永远不离开她。她跑啊叫啊，遇到了一堵堵壁立的膏墙和无数街道的转角，天空有飞机的呼啸，远处亮起爆炸的火光，在这个可怕的战争背景下，哪里也寻不到“小三子”的踪影。

那么“小三子”——我三叔他到哪去了呢？

我三叔此刻躺在C城养老院的一张铁床上，面色灰暗，两眼空洞，也要死了。他在弥留之际非常平静，没有梦，也没有思想。这个被家族抛弃的罪人，这个曾像瘟疫一般叫人躲避的怪物，被可怕的癌细胞折磨得奄奄一息。他要死了。他的意识很清晰，没有回忆没有梦，什么也没有想。他只是静静地对着一面白墙，等待着悄悄走近的死神。

这墙很白。我三叔在心里发出这样一声感叹。这不能叫思想，他只是用清晰的意识认证了一个事实。的确，他对着的那面墙很白。很白很白。



青莲坞·鹧鸪江

卫老爷这些日子正和儿子生气。

卫老爷是前清的贡生，曾经在安徽谋过一个知县的差事，没干上两年，因和上司不和，被开了缺，憋了一肚子鸟气，回到了老家。他满指望儿子能为他争口气，可是儿子却去了东洋。去东洋就去东洋吧，康梁一伙，鼓捣光绪皇帝变法，把科举给废了，后来老佛爷一怒，囚禁了光绪，杀了几个新党，康梁一伙，逃到了国外，可科举这条路终是给堵死了。等儿子回国，皇纲坠地，国事日非，到处乱党起事，嚷嚷着维新共和，大清国眼看着要完。儿子的头上没了辫子，头发剪短了，穿着一件立领排扣的洋服，手里常提一根打狗棍子，满口洋话，看了叫人窝心。靠着一个亲戚的关系，他为儿子谋了一个官府的差事，儿子在堂屋的镜子前梳头，一边理着鬓角，一边说：“大清国也就是三天两早晨的事，还要我去给他当差？”老爷怒道：“你懂个屁？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大清国毕竟有二百多年的江山，怎能说垮就垮？红顶



子还是管用的，你没看到到处都是辫子兵吗？再说，你读书，不就是为了齐家治国，光耀门庭吗？不当官，你干什么？”儿子没回头，咕哝道：“任你怎么说，我这一辈子不想吃大清国的官饭。”说罢，换上一件蛋青色的长衫，出门去了。

卫文珪到乡下一个名叫青莲坞的小镇看一个朋友，小镇上有一座小学校，据说朋友在那里教书。这天午后，卫文珪到小镇上仅有的一家杂货店去买蜡烛。柜台后面没有人，他轻轻叩着台面，喊道：“有蜡烛卖吗？”一掀帘子，一个姑娘出现了，穿着一件月白色的斜襟滚边小袄，配一条同样颜色的长裙。小袄斜襟上的扣襻做得极其精巧，左胸上还用蓝丝线绣着一朵小花，小袄腰身窄小，紧箍着姑娘的纤细的腰肢和丰满的胸脯；袖子却宽肥而短，也滚着蓝布边，举手舒臂间，露出半截白藕似的小臂。姑娘正在午睡时被唤醒，发髻偏斜，鬓丝凌乱，眼神慵倦，细弯的眉毛下一双不大不小的眼睛也斜着，粉嫩的脸庞上带着春睡初醒的红晕。她掩着嘴，轻轻打了个哈欠，开口问道：“客人要买什么？”卫文珪一时有些恍惚，姑娘温软动听的江南口音如春燕呢喃，他似乎嗅到了一种气息，那是一种开着蓝花的摇曳在湖畔的水草的气息。他接过姑娘手中的蜡烛，轻声道谢，注意到姑娘的玉一般光洁的胳膊和红润圆活的小手……

小巷潮润的青石路上，响着他单调而清脆的足音，像他惆怅落寞的心情。白墙灰瓦，院落幽深，谁家的粉墙上探出一蓬开着紫红小花的迷迭香来，卫文珪觉得仿佛回到了日本，和一班留学生乘着酒兴喧闹后从艺妓馆里出来徜徉在初夜的异国街道上……他决定在青莲坞留下来，为了这风光旖旎的静谧的小镇上那撩人心魄的风情。为了杂货店卖蜡烛的姑娘滚边的宽肥短袖中令人心旌摇曳的玉臂，还有那双手，那声询问，那个轻轻的风致绰约的



哈欠……当然，他留在青莲坞，或许还有更重要的理由。

他在小镇上流连了一个月。每天，他都要去杂货店买一支蜡烛，说是夜里读书用，有时候，他也去沽一斤米酒。最后那个夜晚，他到杂货店去，轻声告诉那少女，船，备好了，夜里就起锚。少女隔着柜台，眸子里情焰灼灼，像两团火，她把黄酒递给他，轻轻地捏了一下他的手。

卫文珩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鸬鹚江上那个夜晚，月华若纱，薄雾如烟，两岸的峰峦若隐若现，如皴染的淡墨。船行平旷处，但见风动菱荇，萧萧有声，幽深的叶底，似有情侣缱绻低语……卫文珩在船头站了一会儿，江风很凉，他却觉得浑身躁热，恍然如在梦中。这是江南寻常的乌篷船，是青莲坞的朋友事先为他雇定的。梢公是个老成人，收了钱，并不过问客人的闲事。私奔的杂货店的女儿就藏匿在船篷下。船行了好久，江村已远，他进了舱里。舱内点着两根红蜡烛，这是那女子事先备下的。女子坐在舱里，还是那件月白小袄，身边放着一个蓝布小包裹。见他进来，热辣辣瞥了他一眼，低了头，往一边挪挪身子。卫文珩贴着她坐下，揽过她的肩，附在她耳畔问道：“冷吗？”女子轻轻摇头；“怕吗？”女子仍是轻轻摇头。她鬓边的柔发触着他的脸，痒酥酥的；光洁细嫩的脸颊有一种温润的香味，不是脂粉的香气，是处子独有的神秘的异香。她的小手握在他的掌心里，像春水边的嫩柳条。那令他神魂颠倒的裸臂真的如玉一般莹润，抚触之时，微凉滑腻，妙不可言。她低了头，羞得不敢抬眼，任他揉搓。他的手伸到长裙下，摸到女子的大腿。同样是女人的肌肤，各部位的手感是不一样的。大腿不像脊背那般光滑，不像小腹那般柔软，不像乳房那般坚挺柔韧……它像细麻布一般有着细密的纹理。他把她的长裙褪下，把她两条修长的大腿放到膝上，从大腿到膝



盖，再到小腿，最后到两只脚丫细细地触抚。烛光下，她的两条美丽的腿泛着灰白色，是雪白的肌肤在烛光下的颜色。船外橹声欸乃，不时传来水的泼溅声，在反复的无数次的触抚中，他感到手下肌肤内血管里的血在加快奔流。他用唇和舌头去体验，去感受，把头插在两条美丽的白豚中间，珠贝色的波涛把他席卷而去，他被两条嬉戏着的白豚夹带着沉入了大水的深处……

鹧鸪江上那次夜航船的经历给卫文珏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朦胧的月色，朦胧的岸，橹声欸乃，水流汨汨，凉爽的江风轻轻地拍打陈旧的竹编的船篷。乌黑的船板，红亮的烛光，在这背景之上，是两条腾挪翻转的生动的白豚……

卫老爷躺在后园子茶藤架下的一张竹榻上和三姨太说闲话，管家马三奔进去告诉说少爷回来了。

老爷阴了脸，问：“怎么回来的？”

“雇了一辆黄包车拉到家门口，和从日本国回来时一样，就是没带行李什么的。”

“哦，知道了。”

“少爷气色挺好。”

“知道了，让他来见我。”

“少爷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什么？”

“少爷带回个女人。”

“女人？什么女人？”老爷从竹榻上坐起来，拨开三姨太手里的蒲扇，问道。

“老爷，是年轻的女人，提着一个蓝包裹……”

“马上叫他到书房来见我。”老爷说着，双腿伸到竹榻下去找



鞋。三姨太忙把鞋子放到他的脚下。

卫文珪换上了一套日式高领学生装，坐在父亲对面，不慌不忙地点着了手中的烟斗，轻轻地吐着蓝烟圈儿，听父亲训斥。完了，他站起来，问：“爹，没事了？”

老爷说：“官府的差事你不干，你走后，督军派人到家里来过一次，让你到督军府去一趟……”

卫文珪说：“我不认得什么督军。”

老爷道：“你不认得他，他对你可不放心。你们这些去过东洋的人，怕不是孙文的乱党吧？你可别给我惹出事来！”

卫文珪站起来，磕着烟斗，说：“什么乱党不乱党的，我是不问政治的人。”

老爷说：“不入乱党，那就好。我给你定了一门亲事，是督军妹丈汪德元家的千金，只等你回来交过聘礼……”

卫文珪忙说：“我已经有了太太。爹，没事我走了。”

“什么太太？”老爷满脸赭朱，拍案喝道：“亏你说得出口，到乡下拐了一个穷丫头，竟敢领回家来？你不要脸，我还要这张老脸呢！”

卫文珪笑了，说：“爹，这与你老没什么关系，我的太太，我的女人，我做得了主。”说着，起身去了。

老爷怔在那里，看着门在儿子身后关上了。他呆坐了一会儿，忽然抓起桌上的一个砚台，狠狠向门口砸去，大骂了一句官话：“王八蛋——！”

卫文珪在家里住了些日子。女人脱下了月白斜襟小袄，换上了一件蓝底碎白花的开叉旗袍。他常常和女人在家里出出进进，马三见了，就哈了腰，叫一声少爷，闪在一边，拿眼偷觑女人旗袍下的裸腿。每天晚上，卫文珪都叫朱妈给端进一盆热水来，据